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

話說尤二姐聽了，又感謝不盡，只得跟了他來。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呢，少不得也過來，跟著鳳姐去回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只別說話，等我去說。」尤氏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有了不是，往你身上推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大家先至賈母屋裡。正值賈母和園裡姐妹們說笑解悶兒，忽見鳳姐帶了一個絕標致的小媳婦兒進來，忙瞷著眼瞧，說：「這是誰家的孩子？好可憐兒的！」鳳姐上來笑道：「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，好不好？」說著，忙拉二姐兒說：「這是太婆婆了，快磕頭。」二姐兒忙行了大禮。鳳姐又指著眾姐妹說，這是某人某人，「太太瞧過，回來好見禮。」二姐兒聽了，只得又從新故意的問過，垂頭站在旁邊。賈母上下瞧了瞧，仰著臉，想了想，因又笑問：「這孩子我倒像那裡見過他，好眼熟啊！」鳳姐忙又笑道：「老祖宗且別講那些，只說比我俊不俊。」賈母又帶上眼鏡，命鴛鴦琥珀：「把那孩子拉過來，我瞧瞧肉皮兒。」眾人都抵著嘴兒笑，推他上去。賈母細瞧了一遍，又命琥珀：「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。」賈母瞧畢，摘下眼鏡來，笑說道：「很齊全。我看比你還俊呢！」

鳳姐聽說，笑著，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，一五一□，細細的說了一遍，「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，先許他進來住，一年後再圓房兒。」賈母聽了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是？既你這樣賢良，很好，只是一年後才圓得房。」

鳳姐聽了，叩頭起來，又求賈母：「著兩個女人，一同帶去見太太們，說是老祖宗的主意。」賈母依允，遂使二人帶去，見了邢夫人等。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，深為憂慮；見他今行此事，豈有不樂之理？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，挪到廂房居住。

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，只叫他要原妻，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，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。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，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，那人原說的：「張華先退了親，我們原是親戚，接到家裡住著是真，並無強娶之說。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，追索不給，方誣賴小的主兒。」那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，況又受了賄，只說張華無賴，以窮訛詐，狀子也不收，打了一頓趕出來。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，也沒打重，又調唆張華，說：「這親原是你家定的，你只要親事，官必還斷給你。」於是又告。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。察院便批：「張華借欠賈宅之銀，令其限內按數交還；其所定之親，仍令其有力時娶回。」又傳了他父親來，當堂批准。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，樂得人財兩得，便去賈家領人。

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，如此這般：「都是珍大瘦子幹事不明，那家並沒退准，惹人告了。如此官斷。」賈母聽了，忙喚尤氏過來，說他做事不妥：「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為婚，又沒退斷，叫人告了，這是什麼事？」尤氏聽了，只得說：「他連銀子都收了，怎麼沒准？」鳳姐在旁說：「張華的口供上，現說沒見銀子，也沒見人去。他老子又說：『原是親家說過一次，並沒應准；親家死了，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。』如此沒有對證的話，只好由他去混說。幸而璉二爺不在家，不曾圓房，這還無妨；只是人已來了，怎好送回去？豈不傷臉？」賈母道：「又沒圓房，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，名聲也不好，不如送給他去。那裡尋不出好人來？」尤二姐聽了，又回賈母說：「我母親實在某年、某月、某日，給了他二□兩銀子退准的。他因窮極了告，又翻了口。我姐姐原沒錯辦。」賈母聽了，便說：「可見刁民難惹。既這樣，鳳丫頭去料理料理。」

鳳姐聽了，無法，只得應著回來，只命人去找賈蓉。賈蓉深知鳳姐之意，若要使張華領回，成何體統？便回了賈珍，暗暗遣人去說張華：「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，何必定要原人？若只管執定主意，豈不怕爺們一怒，尋出一個由頭，你死無葬身之地！你有了銀子，回家去，什麼好人尋不出來？你若走呢，還賞你些路費。」張華聽了，心中想了一想：「這倒是好主意！」和父母商議已定，約共也得了有百金，父子次日起了五更，便回原籍去了。

賈蓉打聽的真的了，來回了賈母鳳姐，說：「張華父子妄告不實，懼罪逃走，官府亦知此情，也不追究，大事完畢。」

鳳姐聽了，心中一想：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兒去，未免賈璉回來，再花幾個錢包占住，不怕張華不依；還是二姐兒不去，自己拉絆著還妥當，且再作道理。只是張華此去，不知何往，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，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，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？原先不該如此把刀靶兒遞給外人哪！——因此，後悔不迭。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，悄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，或訛他做賊，和他打官司，將他治死，或暗使人算計，務將張華治死，方剪草除根，保住自己的名聲。

旺兒領命出來，回家細想：「人已走了完事，何必如此大做？人命關天，非同兒戲。我且哄過他去，再作道理。」因此在外躲了幾日，回來告訴鳳姐，只說：「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，逃去第三日，在京口地界，五更天，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。他老子嚇死在店房，在那裡驗尸掩埋。」鳳姐聽了不信，說：「你要撒謊，我再使人打聽出來，敲你的牙！」自此，方丟過不究。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，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。

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，先到了新房中，已經靜悄悄的關鎖，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。賈璉問起原故，老頭子細說原委，賈璉只在鏡中跌足。少不得來見賈赦和邢夫人，將所完之事回明。賈赦□分歡喜，說他中用，賞了他一百兩銀子，又將房中一個□七歲的丫鬟——名喚秋桐——賞他為妾。賈璉叩頭領去，喜之不盡。見了賈母合家眾人，回來見了鳳姐，未免臉上有些愧色。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，同尤二姐一同出來，敘了寒溫。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，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。

鳳姐聽了，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到那邊接了來。心中一刺未除，又平空添了一刺，說不得且吞聲忍氣，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。一面又命擺酒接風，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。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。

且說鳳姐在家，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，只是心中又懷別意，無人處，只和尤二姐說：「妹妹的名聲很不好聽，連老太太、太太們都知道了，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，又和姐夫來往太密，『沒人要的，你揀了來，還不休了，再尋好的！』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似的。後來打聽是誰說的，又察不出來。日久天長，這些奴才們跟前，怎麼說嘴呢？我反弄了魚頭來折！」說了兩遍，自己先氣病了，茶飯也不吃。除了平兒，眾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，指桑說槐，暗相譏刺。

且說秋桐自以為係賈赦所賜，無人僭他的，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，豈容那先姦後娶，沒人抬舉的婦女？鳳姐聽了暗樂。自從裝病，便不和尤二姐吃飯，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。那茶飯俱係不堪之物。平兒看不過，自己拿錢出來弄菜給他吃；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逛逛，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給他吃。也無人敢回鳳姐。只有秋桐碰見了，便去說舌，告訴鳳姐說：「奶奶名聲，生是平兒弄壞了的。這樣好菜好飯，浪著不吃，卻往園裡去偷吃。」鳳姐聽了，罵平兒，說：「人家養貓會拿耗子，我的貓倒咬雞！」平兒不敢多說，自此也就遠著了，又暗恨秋桐。

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為二姐耽心。雖都不敢多言，卻也可憐。每常無人處，說起話來，二姐便淌眼抹淚，又不敢抱怨鳳姐兒，因無一點壞形。

賈璉來家時，見了鳳姐賢良，也便不留心。況素昔見賈赦姬妾丫鬟最多，賈璉每懷不軌之心，只未敢下手；今日天緣湊巧，竟把秋桐賞了他，真是一對烈火乾柴，如膠投漆，燕爾新婚，連日那裡拆得開？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，只有秋桐一人是命。

鳳姐雖恨秋桐，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，用「借刀殺人」之法，「坐山觀虎鬥」，等秋桐殺了尤二姐，自己再殺秋桐。主意已定，沒人處，常又私勸秋桐說：「你年輕不知事；他現是二房奶奶，你爺心坎兒上的人，我還讓他三分，你去硬碰他，豈不是自尋其死？」

那秋桐聽了這話，越發惱了，天天大口亂罵，說：「奶奶是軟弱人！那等賢惠，我卻做不來。奶奶把素日的威風，怎麼都沒了？奶奶竟洪大量，我卻眼裡揉不下沙子去。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，他纔知道呢！」鳳姐兒在屋裡，只裝不敢出聲兒。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，連飯也不吃，又不敢告訴賈璉。次日，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，問他，又不說。

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，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，說：「他專會作死，好好的成天喪聲嘆氣。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，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。」賈母聽了，便說：「人太生嬌俏了，可知心就嫉妒了。鳳丫頭倒好意待他，他倒這樣爭風吃醋，可知是個賤骨頭！」因此，漸次便不大喜歡。眾人見賈母不喜，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。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，要生不得。還是虧了平兒。時常背著鳳姐與他排解。

那尤二姐，原是「花為腸肚，雪作肌膚」的人，如何經得這般折磨？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，便懨懨得了一病，四肢懶動，茶飯不進，漸次黃瘦下去。夜來合上眼，只見他妹妹手捧「鴛鴦寶劍」前來說：「姐姐！你為人一生，心癡意軟，終久吃了虧！休信那妒婦花言巧語，外作賢良，內藏奸滑。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罷。若妹子在世，斷不肯令你進來；就是進來，亦不容他這樣。此亦係理數應然，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，使人家喪倫敗行，故有此報。你速依我，將此劍斬了那妒婦，一同回至警幻案下，聽其發落。不然，你白白的喪命，也無人憐惜的！」尤二姐哭道：「妹妹！我一生品行既虧，今日之報，既係當然，何必又去殺人作孽？」三姐兒聽了，長歎而去。

這二姐驚醒，卻是一夢。等賈璉來看時，因無人在側，便哭著合賈璉說：「我這病不能好了！我來了半年，腹中已有身孕，但不能預知男女。倘老天可憐，生下來還可；若不然，我的命還不能保，何況於他！」賈璉亦哭說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請名人來醫治。」於是，出去即刻請醫生。

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，又謀幹了軍前效力，回來好討蔭封的。小廝們走去，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診視了，說是經水不調，全要大補。賈璉便說：「已是三月庚信不行，又常嘔酸，恐是胎氣。」胡君榮聽了，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，再看了半日，說：「若論胎氣，肝脈自應洪大；然木盛則生火，經水不調，亦皆因肝木所致。醫生要大膽，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，醫生觀看氣色，方敢下藥。」賈璉無法，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。尤二姐露出臉來。胡君榮一見，早已魂飛天外，那裡還能辨氣色？一時掩了帳子，賈璉陪他出來，問是如何。胡太醫道：「不是胎氣，只是瘀血凝結。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。」於是寫了一方，作辭而去。

賈璉令人送了藥禮，抓了藥來，調服下去。只半夜光景，尤二姐腹痛不止，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下來了。於是血行不止，二姐就昏迷過去。賈璉聞知，大罵胡君榮，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，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。胡君榮聽了，早已卷包逃走。

這裡太醫便說：「本來血氣虧弱，受胎以來，想是著了些氣惱，鬱結於中。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，如今大人元氣，□傷八九，一時難保就愈。煎九二藥並行，還要一些閒話閒事不聞，庶可望好。」說畢而去，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，去了。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。一時查出，便打了個半死。

鳳姐比賈璉更急□倍，只說：「俗們命中無子！好容易有了一個，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！」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，自己通誠禱告，說「我情願有病，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，再得懷胎，生一男子，我願吃常齋念佛！」賈璉眾人見了，無不稱讚。

賈璉與秋桐在一處，鳳姐又做湯做水的著人送與二姐，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。偏算命的回來又說：「係屬兔的陰人沖犯了。」大家算將起來，只有秋桐一人屬兔兒，說他沖的。

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，打人罵狗，為二姐□分盡心，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；今又聽見如此，說他沖了，鳳姐兒又勸他說：「你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。」秋桐便氣得哭罵道：「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，混嚼舌根！我和他『井水不犯河水』，怎麼就沖了他？好個『愛八哥兒』！在外頭什麼人不見？偏來了就沖了！我還要問問他呢，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？他不過哄我們那個棉花耳朵的爺罷了。縱有孩子，也不知張姓王姓的！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，我不喜歡！誰不會養？一年半載養一個，倒還是一點攪雜沒有的呢！」眾人又要笑，又不敢笑。

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，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：「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去，我沒了安身之處，太太好歹開恩！」邢夫人聽說，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，又罵賈璉：「不知好歹的種子！憑他怎麼樣，是老爺給的。為個外來的攆他，連老子都沒了！」說著，賭氣去了。

秋桐更又得意，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，大罵起來。尤二姐聽了，不免更添煩惱。晚間，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，鳳姐已睡，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，尤二姐哭訴了一回。平兒又囑咐了幾句，夜已深了，方去安息。

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：「病已成勢，日無所養，反有所傷，料定必不能好。況胎已經打下，無甚懸心，何必受這些零氣？不如一死，倒還乾淨！常聽見人說『金子可以墜死人』，豈不比上吊自刎又乾淨？」想畢，扎掙起來，打開箱子，便找出一塊金，也不知多重。哭了一回，外邊將近五更天氣，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，幾次直脖，方咽了下去。於是趕忙將衣裳首飾穿戴齊整，上炕躺下。當下人不知，鬼不覺。

到第二日早晨，丫鬟媳婦們見他不叫人，樂得自己梳洗。鳳姐秋桐都上去了。平兒看不過，說：「丫頭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著罵著使也罷了，一個病人，也不知可憐可憐！他雖好性兒，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，別太過逾了。『牆倒眾人推』！」丫鬟聽了，急推房門進來看時，卻穿戴的齊齊整整，死在炕上，於是方嚇慌了，喊叫起來。平兒進來瞧見，不禁大哭。眾人雖素昔懼怕鳳姐，然想二姐兒實在溫和憐下，如今死去，誰不傷心落淚？只不敢與鳳姐看見。

當下合宅皆知。賈璉進來。摟屍大哭不止。鳳姐也假意哭道：「狠心的妹妹！你怎麼丟下我去了？辜負了我的心！」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，勸住賈璉。賈璉便回了王夫人，討了梨香院，停放五日，挪到鐵檻寺去。王夫人依允。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，將二姐兒抬上去，用衾單蓋了，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。那裡已請下天文生，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，五日出不得，七日方可。賈璉道：「竟是七日。因家叔家兄皆在外，小喪不敢久停。」天文生應諾，寫了殃榜而去。寶玉一早過來，陪哭一場，眾族人也都來了。賈璉忙進去找鳳姐，要銀子治辦喪事。

鳳姐兒見抬了出去，推有病，回：「老太太、太太說，我病著，忌三房，不許我去，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。」且往大觀園中來，繞過群山，至北界牆根下，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，又回賈母說，如此這般。賈母道：「信他胡說！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？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！既是二房一場，也是夫妻情分，停五七日，抬出來，或一燒，或亂葬埋上埋了完事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是這話，我又不肯勸他。」

正說著，丫鬟來請鳳姐，說：「二爺在家，等著奶奶拿銀子呢。」鳳姐兒只得來了，便問他：「什麼銀子？家裡近日艱難，你還不知道？俗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。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三百銀，使剩了還有二□幾兩，你要就拿去。」說著，便命平兒拿出來，遞給賈璉，指著賈母有話，又去了。恨的賈璉無話可說，只得開了尤氏箱籠，去拿自己體己。及開了箱櫃，一點無存，只些拆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綢緞衣裳，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。不禁又傷心哭了，想著他死的不分明，又不敢說。只得自己用個包袱，一齊包了，也不用小廝丫鬟來拿，自己提著來燒。

平兒又是傷心，又是好笑，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子偷出來，悄遞與賈璉，說：「你別言語纔好。你要哭，外頭有多少哭不得？又跑了這裡來點眼。」賈璉便說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接了銀子，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，說：「這是他家常繫的，你好生替我收著，做個念心兒！」平兒只得接了，自己收去。

賈璉收了銀子，命人買板進來，連夜趕造，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。晚上自己也不進去，只在這裡伴宿。放了七日，想著二姐舊情，雖不大敢作聲勢，卻也不免請些僧道超度亡靈。一時，賈母忽然來喚。

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